

西方漫画文化系列

薛晓源 主编



欧洲漫画史

下卷

1848—1900年



〔德〕爱德华·福克斯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西方漫画文化系列

薛晓源 主编



欧洲漫画史

下卷

1848—1900年



〔德〕爱德华·福克斯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商务印书馆
SINCE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漫画史(下卷):1848—1900年/(德)爱德华·福克斯著;王泰智,沈惠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西方漫画文化系列)

ISBN 978-7-100-12924-4

I.①欧… II.①爱… ②王… ③沈… III.①漫画—绘画史—欧洲 IV.①J2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0027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欧洲漫画史(下卷):1848—1900年

[德]爱德华·福克斯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924-4

2017年7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3 1/4 插页 52

定价:188.00元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部分

第一章 风暴之前——德国	6
第二章 法国政治漫画之复兴	30
第三章 奥地利 1848 年的漫画	42
第四章 德国现代政治漫画的诞生——1848/1849 年的德国革命	56
第五章 政变前的法国和意大利革命	97
第六章 妇女与革命——法国和德国	123

第二部分

第七章 叔叔和侄子——法国、德国、英国	134
第八章 交际花之王——法国	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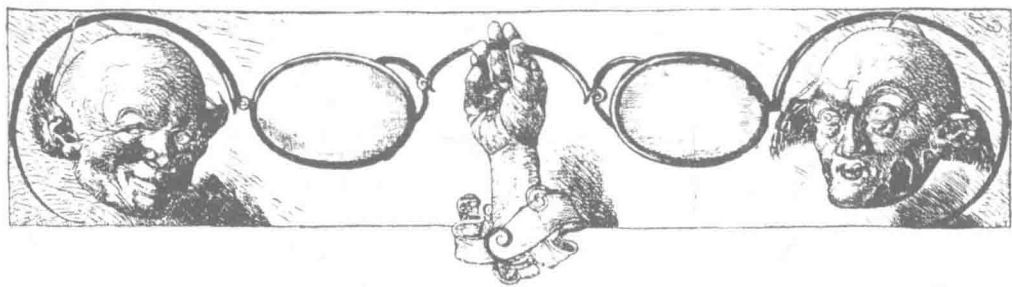
第九章 1850—1870 年的德国政治漫画	202
第十章 小市民的灵魂——德国	227
第十一章 崩溃：德法战争和公社中的漫画 ——法国、德国、比利时、英国、奥地利	239

第三部分

第十二章 1830 年以来的英国政治漫画	286
第十三章 尊严夫人——英国	309
第十四章 1850 年以来的奥地利政治漫画	322
第十五章 恶魔的后宫——奥地利	337
第十六章 1871 年以来的德国政治漫画	347
第十七章 1871 年以来的法国政治漫画	372
第十八章 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和瑞士的政治漫画	407
第十九章 俄罗斯的漫画	418

第四部分 国际部分

第二十章 现代社会漫画	426
第二十一章 色情漫画和玩世不恭	463
第二十二章 道学的虚伪	488
第二十三章 战争与裁军	496
第二十四章 社会主义	504
结束语	519
艺术家人名对照	520
插页目录	524



尤利乌斯·迪茨。选自《青春报》。

前 言

本书从一开始就是这样规划和设计的。撰写本书的宗旨，同拙作《欧洲漫画史（上卷）：古代—1848年》完全一致，并曾在其前言中详加阐明。对在那里已经说过的观点，现在无须赘述。

但有些话尚需在这里略加重复。我在上卷中曾说，出于对作品篇幅和范畴的考虑，很多问题不得不一笔带过，只能粗线条加以概述，以致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所谓的疏漏。这一点，在本卷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自1848年以来，漫画的发展迅猛异常，几乎涉及生活的一切领域。然而，这样一些疏漏和局限，却不应该使读者产生错误的结论。例如，对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和瑞士等国的漫画，我只用一章的篇幅综合评述，但这并不意味着，漫画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就不重要：比如在意大利，漫画的作用就不可低估。如前所述，对漫画的整体论述只能粗线条进行，这并不仅仅是由于本书的篇幅所限，更主要的是我有意把漫画当作文化现象来考察，因而必须把主要着眼点放在其19世纪下半叶的踪迹之上，这正是欧洲文化出现重大发展的时期，而主要的国家则是德国、法国和英国。

此外，我的这一思想还反映在另一章中：即俄国的漫画，我把它作为一个例外，没有局限在两卷书所涉及的时间之内，而是——这是第一次谈论俄国漫画——超出其历史和篇幅的局限，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

在上卷的前言中，我曾列举了撰写上卷所查阅的报刊的数量，但在这一卷我想放弃详列参考资料的做法，而只是想说，我逐页翻阅的各种刊物达600期之多，其中包括《轻飘飘报》、《哗啦啦报》、《照明弹报》、《慕尼黑笨拙报》、《柏林黄蜂报》、《轻浮报》、《巴黎噪音报》、《欢娱报》、《笑报》、《法兰西信使报》和《伦敦笨拙报》。然而，从这些刊物中选登的漫画作品，还不到在书中发表的一半。我强调这一点，并不是想说明我为此所付出的辛劳，而只是为了说明漫画资料的丰富，并在本书的一开始就说明，为什么某些人们喜爱的漫画没有在书中出现。尽管材料很多，我却仍然要强调，我的上卷的批评者，或许也将是本卷的批评者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说：“材料满街皆是，俯首可得。”我觉得，这些批评实际上是对我的表扬，我肯定是德国在街上拣拾材料的第一人。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所说的大街，指的是博物馆和铜版画廊。然而，在那里所能找到的东西恰恰是最少的。目前，德国还没有一家系统收集漫画珍品的公共馆藏机构，更为糟糕的是，在公共博物馆中可以找到的好作品，又很少可以被采用。而那些只能够公开展览的作品，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在现有的画廊体制下，按原作忠实再现这些作品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很多作品正是由于流入了公共展览馆中，对人类来说实际已经等于流失，无法得以流传。出于这个原因，如果想在这个领域找到一些像样的东西，只能是自己去收集和购买。如果那些批评家所说的可以拣拾素材的大街指的真是大街的话，那他们确实是一语中的了。我的两卷书中的大部分最好的图片素材，确实是我在大街上拣拾来的，也就是在旧货摊、旧书店、私人收藏者那里得到的。但这条大街却贯穿了德国、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奥地利的城乡各地——我走遍了这些地方。因而，这“满街皆是，俯首可得”，确实比人们想象的要稍微广泛一些——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也很谦虚，尽管在这里没有这个必要。

我很看重漫画在文化史和艺术史上的意义——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的本意，如果说它是有道理的，那么这个观点——这也是我做这件事的动机——但愿会给有关的部门以触动，至少给予这部作品以足够的重视，不要继续等待收藏价值的提高，而对收集工作犹豫不决。其次，人们应该明白，一切美好、伟大和具有艺术史价值的东西，只

有帮助它在尊严中重生，使所有人可以欣赏时，它们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特别感谢那些对我的工作提供过支持和使我的素材得以完善的人士。他们的数量和在上卷时同样众多。他们是《轻飘飘报》的布劳恩和施耐德先生，《青春报》的出版人希尔特博士，《辛普利基西穆斯报》的出版人朗根先生，布鲁塞尔的出版人和好友德曼先生——这是我首先要表示感谢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十分友好地提供了他们出版社的相应文献。在收藏家和漫画爱好者那里，我也获得了友好的支持，例如柏林最优秀的一家图书馆馆主恩斯特·弗伦斯多夫，慕尼黑版画收藏家施泰特纳教授，以及班伯格的巴伐利亚文物收藏家马尔沙克男爵，可惜的是，我不得不把我的感激寄到他的陵墓。马尔沙克是我所认识的最善解人意的收藏家的典范——他的藏品中的每一本书和每一张图，我都可以无时间限制地使用，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我的上卷出版以后，没等我提出要求，他就主动向我提供了帮助，然后就是每周都拿出诸多画页供我挑选，给我启发：“请您看看这个”，“这是我在图书馆里找到的”等等。不论是一般的还是有趣的——他只是想为我服务，即用他所感到有趣的东西来为我服务，而且他是无私的。我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有些伤感，我是多么想拿着已经出版了的作品和他热烈握手，来感激这位老人给予比他年轻 30 岁的我的无私帮助。但愿班伯格城市图书馆——马尔沙克早已把他丰富的藏品全部献给了这个机构——能够用死者的精神把这些藏品提供给研究者和求知者使用。至于参考资料，我得感谢我友好的邻居保罗·特雷格博士，他的图书馆确实是一个宝库。很多珍品资料的取得，我得感谢我的朋友马丁·布雷斯劳尔，他是柏林布雷斯劳尔和迈耶书店的老板之一。当我的财政状况令我无力购买某些资料时，他曾把库存的宝贵资料借给我使用。

在国家和城市藏品中，我得到了慕尼黑迈林格陈列馆资料员德斯托赫斯先生的大力支持，此外还有法兰克福市立图书馆、法兰克福城市基金会、哥达公国图书馆、柏林利普海德陈列馆、柏林市府图书馆（在保罗·辛格的友好介绍下得以获准进入）。在魏玛宫廷参事鲁兰的安排下，我还结识了众多画廊的负责人。鲁兰先生，是一位和他谈一分钟话就能感受到歌德时代精神和文化气息的人。

慕尼黑布伦达穆尔化学凸版艺术制作室负责制作本书的全部版画，莱比锡黑塞和

贝克印刷厂承担了本书的印刷工作。两家公司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也对它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两个人。第一位就是我的出版人鲁道夫·霍夫曼。霍夫曼先生始终以其内行的眼光和恰当的建议给予我支持，但同时也认真听取我的想法，并随时满足我提出的补充要求。于是这本书的图片资料的篇幅大大超过了开始时的设想。我要感谢的第二位，就是我的爱妻弗丽达·福克斯。她是我唯一的和主要的助手，是我长达七年之久的撰写工作的忠实伴侣。我应该把最大的感激献给她，因为她对这部作品的完成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是她帮助我整理各种资料，她的明智的判断对上百处选题和序列的决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我把这本书献给她。

柏林—策伦多夫，1903年10月21日

爱德华·福克斯



尤利乌斯·迪茨。选自《青春报》。

第一部分





图1 理查德·多伊尔：针对德国统一的努力。

第一章 风暴之前

——德国

一个政治童话长久以来游荡在广大群众的头脑中，它最好的版本是这样用语言表达的：“如果没有那个拉法耶特，法国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换句话说，革命的灾难之所以来到世界上，只不过是几个顽童在恶作剧。这就是那个童话。所幸的是，经过先进的历史教育，人们头脑中的这个童话逐渐从政治婴儿室中走出来，失去了它的魅力。今天，任何一个稍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国家和社会的任何重大变革，都是在群众的思想 and 感觉中，而不是凭借个别人特殊的才智或邪恶而产生和发展的，它始终显示着历史的必然，特别是显示了各国重大经济利益的重新规范，因此，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都蕴藏着一种社会需求，因为陈旧的体制已经妨碍了这种需求的满足。这就是历史的铁一般的必然性。随着这种观点的日益普遍，对1848年革命的评价中一直缺少的客观态度，也随之逐渐形成，而且越来越清晰。这一年的风暴及其影响，同样是历史的必然……

对这个所谓的疯狂年代，人们可以持各式各样的态度：可以对它谩骂，说其中所承载的巨大使命并没有完成，而只是留下了一部残缺不全的作品；也可以对它诽谤，因为它胆大妄为，把所谓神圣的臣民义务变成了讥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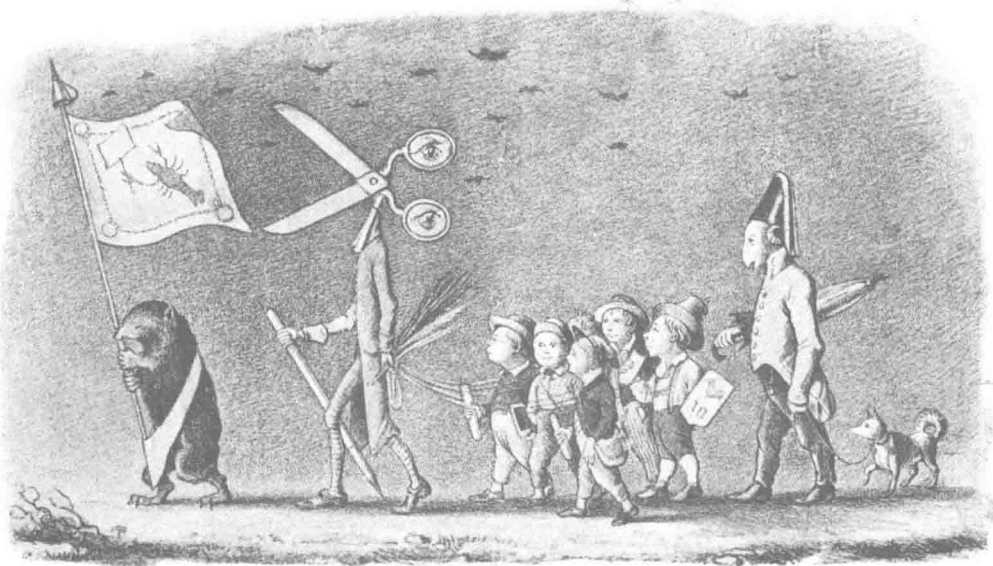


图2 针对 1848 年革命前农民的困苦和无助。

大陆来说，19 世纪就此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一个是到此为止的，一个是由此而生的时代。这意味着什么？即使只想了解它的大概，也必须接近这个时代和它的产品。

当然，有人说得很对，1848 年的革命是失败的，因为它事先寄托的希望只实现了很小一部分，人们期待的主要结果并没有出现。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三月革命前的状况又回来了吗？没有！那种状况通过革命一去不复返了。即使二月和三月风暴没有什么目的，但通过它仍然改变了很多。在它的后续时期里，的确产生了某些对后来的发展并非没有意义的结果。但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到底三月革命前的状况如何？这在我们的观念里常常是一个很大的空白，在这个空白里，我们也就得不出对这段历史时期的正确评价。

在人们的肩膀上，尤其是德国人的肩膀上，承受着各种超乎人们想象的、违背一切健康发展的重负。市民遭受多少磨难，农民承受多少压榨！我们很难想象，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折磨和困苦下耕耘土地；当野兽在一夜之间毁掉了他们一年的辛勤劳动成果，而所剩无几的收获还得被封建剥削再次夺去时，又是多少次在无助的愤怒中发出呐喊。那些重负包括：劳役、地租、纺线费、禽蛋税、保护费、清洁费、养鸡税、蜡烛税、棉纱税、养蜂税、燕麦税、市场费等等——这只是长长税单上的很小一部分。



神圣的审查真甜蜜
我们紧跟你足迹，

我们拉住你的手
就像小孩牵着绳子走。

图3 《好新闻》。针对新闻审查。

对市民来说，也就是对商业来说，虽然通过关税联盟已经取消了很大一部分壁垒，但在商路上还有多少界栏需要拆除，才能使工业繁荣发展。然而，所有这些都还没有触及及人们所体验的专制统治形式。一位当时具有敏锐观察力的见证人瓦恩哈根·冯·恩泽曾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官吏的为所欲为，上层人物的傲慢不逊，军官阶层的贵族习气，国家和教会中日益突出的宗教特权，每时每刻都在提供着整个政府可憎和堕落的鲜活见证。部长们不仅盲目遵循训令，而且遵循一切来自或者好像来自上层的暗示和耳语；另一方面他们又完全依照个人的情绪，对那些在官府面前无助的人与事胡作非为。进入仕途，或者得以升迁，几乎毫无例外地取决于个人的好恶，虽然表面上还在遵循着某些制度，但即使具备应有的资格，如果不同时争取到某些人的恩宠，仍然会功亏一篑而被排除在外。特别是警察随心所欲的越权和骚扰，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仅仅出于对小事的夸大、对秘密的怀疑、误会甚至是愚蠢，外国人乃至本国国人就会受到监视、骚扰、威胁乃至随意被驱逐出境。谁要是胆敢在官府面前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他就必然会得到政府权势用千百次的麻烦进行的毫不留情的报复。”这段描写主要是针对普鲁士的状况，但它也同样完全适用于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黑

森，一句话，适用于整个德意志国家。躯体是这样，精神也是如此，从未摆脱过禁锢。人民还是不成熟和不成器的孩子，政府是上帝为人民钦定的保护者，也就是说，政府必须仔细斟酌他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然后才能让它们散布出去和发挥作用——这就是政府理解的天意，所以才发明并实施那个著名的审查机制。在所有西欧国家中，德国是唯一没有新闻自由的民族。连最阴暗的宗教法庭之国西班牙都有新闻自由。而德国，这个发明现代印刷术的国家，这个学者和文豪辈出的民族，这个喜爱读书和善于读书的民族，却在读书上受到警察的监督。我们必须想象一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所有由天才、智者、力量和能量所创造的精神的最高启示，感情和灵魂的最芬芳的花朵，想象力的最高尚的创新，所有在真正天赋的头脑中、在创作激情中产生的精神世界，所有这一切，毫无例外地要遵从警察的监督。那些极度狭隘的官僚主义的头脑，那些在狭窄的文件天井里的头脑，那些远离伟大观念的干枯、陈腐、狭隘的头脑，却要去清醒地观察人的需求，细腻地感觉真正的美，并和那些进入最高殿堂的精神世界的偶像媲美！为什么呢？——就是靠他们的权势，靠通过裙带和恩宠得来的权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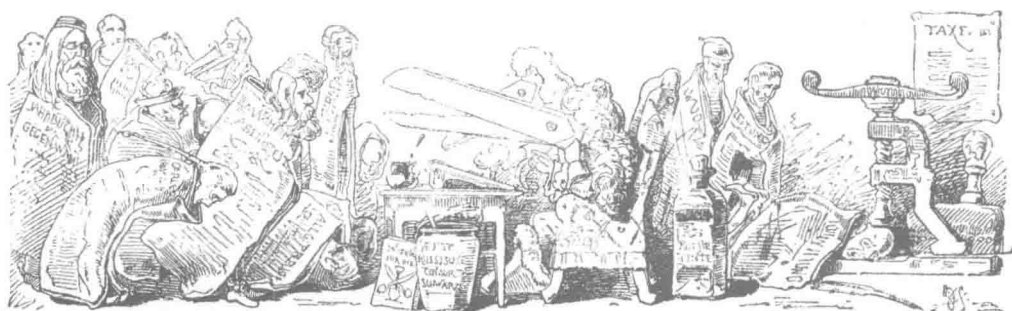
现在，这种状况不见了。这就是1848年二月和三月革命的意义。但这还不是一切，它还为我们德国人带来一些成果，使这次革命斗争没有成为徒劳：司法程序的公开和逐渐成熟，陪审员制度的引进，司法和法官的独立性，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发展：那就是从1848年三月开始的，至今仍在欧洲国家发挥作用的一切追求解放和自由的思潮。

鉴于这样一些结果，特别是最后提到的思潮，其逻辑的后果，就是反动的封建专制者至今还把把这个时期称为该诅咒的迷途癫狂……

宪法，这就是德国三月革命时战场上的呼声。几十年来，人们利用一切机会在争取宪法，以便在它的基础上取得德国的统一和人民的自由。德国的资产阶级需要这三样东西来完成其历史的使命。这个想法和愿望就像三只巨鸟，用翅膀覆盖了南北和西东，



图4 《条文》。针对官僚主义。
选自《奥伦斯皮格尔报》，
1848年。



杂志为完好无损地取得发行许可，而走向主管衙门。

充斥在所有先进者的头脑和思想当中。当然，这些巨鸟还不被允许降落和行动，因为今天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时却意味着叛逆。

德意志土地上各个小国，不顾联邦议会和梅特涅的反对，相继准许了自由，其中的一些甚至实行了多少带有自由主义特点的宪制。它们这样做，“部分是为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强权面前保持自己较大的独立性，或抵制本国贵族的影响；部分是巩固那些在维也纳会议的权杖下达成一致的关系松散省份的完整性”。而最顽固的则是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虽然也滔滔不绝地谈论自由、统一等等，但人民的不幸却是，在他的浪漫的头脑里，这些词语的意义却和人民及时代所理解的完全不同。他的某些观点虽然已经趋向自由主义，但最重要的那份文件却始终被拒绝。“在上帝的天堂和这个国家之间，不允许有任何文件作为第二天意出现”，国王在1847年4月11日的议会演说中就是这样说的。这个统一的议会会议，也是他在外界长期压力下才同



杂志可以发行了，但必须按规定遮掩裸露的身体。

图5—6 迪克：针对新闻审查取消之前德国新闻状况。1847年传单。

意召开的，会上他还威胁说，凡向他建议实行宪制的人，他都视其为叛徒。当人民的要求仍然势头不减，他就把这个威胁付诸行动，再次施展专制主义的一切狭隘和丑陋，镇压强烈要求宪制的人士。任何一件无谓的小事，都会使人遭到残酷的迫害，受到御用法官给予的严厉的制裁。

然而议会却不得不召开了。实施迫害虽然可以使监狱爆满，但空虚的国库却不能因此而盈余。在会议上，主要是普鲁士亲王的表现，体现了封建的反动气焰。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却相反，表现了他反复无常的性格。他有时谩骂议会代表，有时又意外地表示首肯，但他所答应的，却是以恩赐者无耻的傲慢面貌出现的。这个时期，大诗人海涅创作并发表了他的魔幻诗歌《宫殿传说》。当然，具有自由倾向的反对派一方，这时仍然处于同样不明朗和不果断的时期。会议上没有出现一个米拉波，勇敢而自信地冲击未来的大门，会议也没有发表任何关于组织福利委员会的材料。在40年代，资产阶级反对派还缺少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在后台，人们还以为可以通过窃贼的手段和隐秘的途径得到宪制。瓦恩哈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认为，只要有耐心和一定的技巧，就可以逐步从国王那里取得人民所需要的东西，就会在他面前把等级议会悄悄变成完全的制宪会议，那时他也只好认可；他已经开始妥协，他的庄严保证，八天后还没有动作，我们必须善于利用他的弱点并赞赏他的虚荣心。”

这期间，西里西亚爆发了饥民暴动，矛盾日益激化，到处传来因饥荒而爆发伤寒的消息，广大群众呼唤面包和工作。这些暴动一直延伸到了柏林，还掺杂了对政府不管灾民以及对富有者荒淫无度的普遍不满。但对浪漫成性的国王来说，更重要的事情却是如何装饰会议大厅



当德国人、希腊人和印度人
在自我陶醉中安详自如，
喀什米的山羊和奶牛
散布在苏美尔放牧：

早已高度政治化的，
是德国的米歇尔一族
他坐在荷花瓣里
冥思苦想不知时间飞度。

就像史前的原始人
思考着创世的人之初，
直到如今还坐在那里，
在梦境中没有醒悟。

图7 迪克：《原始德国人米歇尔》。
针对德国人的政治迟钝。1847年传单。



派塞勒：“农民先生，您在干什么？”

农民：“您看，先生，政府督察官明天要来视察，按规定，街道两旁应该种树。所以本地法院院长下令，赶快修一条林荫大道；院长说，督察官走以前树是不会死的。”

图8 卡斯帕·布劳恩：《派塞勒男爵和他的管家埃塞勒漫游德国》（在农村）。
针对三月革命中的官僚主义。传单。

和如何美化议会相册的豪华封面，而不是如何去应对当前的苦难。具有历史意识的人士十分清楚，这将导致什么状况发生。德国正处于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

一切都在缓慢地、逐步地进行准备，一旦时机成熟，事情就会完满。首先是哲学家们的大脑开始了演练，并得出了应有的逻辑；黑格尔的强大的辩证法影响了布鲁诺·鲍威尔、卢格、马克思的头脑。随着理智而来的是情感和想象力；一批新的诗人崭露头角，使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希望。他们的诗句像风暴的预警钟声，他们的韵律像武器的鸣响。胜利信心的曙光取代了失望和悲观的黑夜，人们已经听到了太阳神赫利俄斯金马的嘶鸣。不论专制制度如何用黑纱遮住窗子，如何愤怒地关闭门户，都已经无济于事了。太阳已经在地平线升起，钟声已经嘹亮——少女欧洲已经和自由缪斯订立婚约，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在高唱婚礼的赞歌。

